

烟台故事

三架日机折戟牟平

王锦远

牟平这片神奇的土地，不仅孕育了壮美山河，更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日军飞机的“坟场”。三架敌机相继在此被击落或坠毁，它们冰冷的残骸，既是侵略者走向覆灭的铁证，更是这片土地上的军民浴血奋战、不屈抗争的生动注脚。

雷神庙：“步枪打飞机”

1938年2月13日，在牟平县城南约两公里的雷神庙，爆发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二十几名年轻的共产党员与革命战士，面对突然来袭、气势汹汹的百余名日寇，毫不畏惧，浴血奋战，打响了胶东武装抗战第一枪。

战斗中，敌机多次低空盘旋，飞行员的模样甚至都能看清。伴随着刺耳的引擎轰鸣，机载机枪开始疯狂扫射，密集的子弹如雨点般砸向雷神庙的院墙。一时间，砖石崩裂，

尘土飞扬，古老的建筑在密集的弹雨中被打得千疮百孔。

时任第三军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司绍基与第一中队指导员张玉华等指战员毫不畏惧，虽然他们手持老旧步枪，仍愤怒地面向天空，朝着日机果断地扣动了扳机，一颗、两颗、三颗……仇恨的子弹呼啸着划破长空。

突然，一架日机被击中，拖着长长的浓烟，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头向庙东坠去。那翻滚的黑烟，成了这架敌机最

后的挣扎，也印证了侵略者必败的结局。

多年后，已是将军的张玉华回忆起那一幕时，语气依旧平静而审慎：“我打了五枪……日机坠落在牟平附近。”事实上，当时的敌机多采用金属框架搭配薄铁皮蒙皮结构，飞行速度较慢且常低空飞行，这为战士用步枪击落敌机创造了可能。

这一看似偶然的奇迹，实则是胶东军民以血肉之躯抗击侵略者的生动写照。

西部河滩：“一颗子弹报销日机”

1945年夏，日本败局已定，但狂妄的军国主义者仍心有不甘。8月12日，驻烟台日军大队长柴山茂大尉乘坐“九八式直协侦察机”前往威海开会。该机外形如同一个铁盒子，飞行途中机械声响不断。

由于此时制空权已落入八路军手中，飞行员不敢飞高，只能贴着公路低空飞行，高度不足五百米。

当飞机飞至牟平西部一河流（据分析很可能是辛安河）的上空时，突然“嘭”的一声闷响，发动机剧烈震动，黑烟迅速充满座舱。柴山茂被呛得咳嗽不止，头盔也被撞歪：“怎么回事？是不是遭到了伏击？”忙于操控飞机的飞行员富岛，发现仪表失灵、机油泄漏，飞机状况急剧恶化。

最终，飞机在河滩迫降。机身撞击鹅卵石地面，挡风玻璃碎成蛛网状，柴山茂额头磕伤流血。二人从变形的驾驶舱中爬出后，发现飞机前半部分插入沙中，后部翅膀翘起，形似一只断腿的蚂蚱。

富岛检查飞机时，在发动机舱内发现了一颗变形的步枪子弹。子弹头已被磨亮，以60度角穿透飞机底部铝蒙皮，卡在气缸中，导致活塞损坏。两人围绕飞机检查一圈，仅发现一个弹孔，周围却无任何弹壳。“邪门了！哪来的子弹？”柴山茂满脸疑惑。

柴山茂和富岛把飞机的油箱点燃，在烈焰腾起的瞬间，二人跌跌撞撞往河滩下游逃去。可没跑出多远，富岛突然死死攥住柴山茂的胳膊，喉咙里发出破风箱般的嘶鸣。只见从哗啦作响的对岸树林中，潮水般地涌出一支灰布军装与土布短打混杂的队伍，震天响的呐喊声随即此起彼伏——原来是八路军和游击队！

两人慌忙摸出手枪，却在看清对方长枪的瞬间僵住。柴山茂咬咬牙，率先转身狂奔，泥水溅满军靴。身后追兵踏碎河面的声响越来越近，白色水花在暮色里炸开，像撒落的碎银一样。他们接连扔掉装着机密文件的图囊、沉甸甸的手枪，可追兵的脚步声仍如影随形。当冰凉的河水漫到膝盖时，柴山茂绝望地回头。他扯掉军帽狠狠地一摔，抽出战刀插入淤泥，又无奈地高高举起了双手。

星石泊村：“锄头擒飞贼”

就在柴山茂坠机后的两天，即8月14日中午，牟平区龙泉镇星石泊村的李大爷正蹲在墙根吃饭，忽然听到由远及近的“嗡嗡”声。抬头一看，一架日军飞机歪歪扭扭地从东北方向飞来，机身上有“膏药旗”，如同醉酒一般。

“鬼子飞机！”李大爷扔下饭碗，一边跑，一边高声呼喊。村民们迅速躲入树下或地窖，约一刻钟后，日机却再次从西南方向折返，只是尾部又多了一股白烟，并伴随着一种如同杀猪般凄厉怪异的“嘎嘎”声由远而近。当飞机掠过屋顶时，不仅吓飞了房顶上的麻雀，甚至将一户人家的烟囱吹塌。

“快看！飞机要掉了！”有人喊道。只见那架飞机晃动几下，便一头栽进星石泊村后梁家河南岸的沙滩上，“轰隆”一声炸成三截，金属碎片四处飞溅，将河边的柳树劈成两半。沙滩上升腾的黑烟裹挟着机油味，迅速弥漫整个村庄。

闻讯赶来的民兵团长李文义立即组织村民行动：“民兵集合！带家伙去抓鬼子！”三十多名民兵扛着步枪、锄头、镰刀，蜂拥而至，包围了坠机现场。两名幸存的日军——一名飞行员与一名佩刀军官，仍企图负隅顽抗，却被早有准备的民兵们用锄头当场制服。随后，民兵们又从扭曲的残骸中，拖出两具日军尸体。次日拂晓，这

两名俘虏连同飞机残骸，被一并押送至县政府。

没过几天，胶东《大众报》便登出了一则振奋人心的消息：“日机失事坠毁，乘员被星石泊民兵生擒。”捷报如长了翅膀一般，迅速传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的每一个角落，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抗战士气。

如今，沁水河畔、端午山上的抗日烈士纪念馆巍然矗立，碑文上的“民族魂”三个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那些曾用步枪击落敌机的战士，那些用锄头擒获敌人的村民，他们的英勇事迹如同一首首激昂的战歌，永远在牟平大地上流传。

乡村记忆

守山人

孙龙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我们那个二百多户人家的偏僻山村，提起邹阳川这个名字，许多人会竖起大拇指，齐声夸赞他是一位认真负责、吃苦耐劳的守山人。

当时，农村处于大集体时期，按照上级指示，各村需安排专人守山。守山人不仅要守护山林防止坏人破坏，还要守护漫山遍野的庄稼不受损失。南山北岭，东沟西乔，一片片山林、一块块庄稼地，都是守山人的必守之地。可见，守山人的职责确实重大。

当时，邹阳川虽然已经年近六旬，但他挑上了守山人这副重担之后，那可真成了尽职尽责、竭尽全力的大忙人。他常年起早贪黑去巡山，风霜雨露都尝遍，一年四季不停闲，逢年过节不间断。在他的认真守护下，我们村成片的山林和庄稼地，安度过了了一年又一年。

邹阳川巡山，那可是风雨无阻啊！即便是阴雨天气，他也会撑起雨伞，毫不迟疑地到山上巡逻。有人见此情景，真情实意地劝他道：“老邹啊，阴雨天气你就不必去巡山啦！这样的天气，谁会去山上破坏山林呢？”邹阳川摆了摆手，说道：“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有人还真会趁着这样的天气上山砍伐树木。再说，守山是我的本分，哪能看天气偷懒？”

果然，他的谨慎没有错。有一天，天上下着毛毛细雨，邹阳川像往常一样撑着雨伞，来到南山前坡。他站在高处向山坡下面一看，还真有一个人在松树林里挥着斧头砍伐松树。邹阳川三步并作两步来到砍树人的跟前。定睛一看，天哪！这个砍树人是山前村的，竟然是他的远房亲戚。按辈分这位砍树人应该称他老舅。看到守山的老舅来到眼前，砍树人顿感大事不妙，苦苦哀求道：“老舅啊，你就饶了我吧！我以后再也不敢来砍松树了。”邹阳川两眼一瞪，高声吼道：“你这个浑小子，明知道我是看守山林的，你还敢来砍树，你这不是知法犯法吗？别废话，老老实实挑上你砍倒的松树，跟我走！”砍树人知道自己无路可走了，只得手忙脚乱地捆好松树，挑起来，跟随他的老舅邹阳川来到我们村大队部，等待接受他应得的处罚。

邹阳川竭心尽力扑在守山人的岗位上，自己家里的

活儿他却全然不顾，这也曾引起自己老伴的不满。有一天，老伴嘟囔道：“你看你，从早到晚就知道转南山走北岭，自己家里的活儿你不管也不干。你去看看咱家那三分自留地，野草长得比庄稼苗还高，你能不能抽点时间，到咱家自留地里把杂草清理一下？”邹阳川笑了笑反问老伴：“你也是女社员，你说句心里话，到底是山里的一片山林和庄稼地重要，还是咱家那三分自留地重要？你要说咱家那三分自留地重要，我就不去巡山了，专管咱家那三分自留地。”几句话朴实坦荡，说得老伴无言以对，再也不抱怨了。

邹阳川守山多年，还留下一段暖心的往事。有一天，邹阳川在离村三里外的鹿道乔巡山。临近傍晚，太阳即将落山。他一边巡视山野，一边缓步迈向回村之路。他穿过了双庙沟，越过了老虎岭，进入野狼谷时，已是家家户户掌灯时分。他正沿着崎岖的沟边小路向前走时，猛听得路边的树林里传出小女孩的哭叫声：“妈妈！奶奶！”邹阳川顿时惊出一身冷汗，顺势蹲到身边的槐树下，直到再次听到小女孩的哭叫声，他才勇敢地站起身来，然后循着女孩哭叫声传来的方向快步搜寻过去。只见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紧紧地抱着一棵小树，不停地哭叫。邹阳川蹲下身来，伸出双手搂住小女孩。经过仔细询问，得知女孩住在离我村三里地的长乔店子村。当天傍晚，她到河边玩耍，竟然顺着小路爬上山，天黑之后，她难以寻路回家，只得在树林里抱着小树哭着喊妈妈找奶奶。邹阳川二话没说，顺手抱起小女孩，急三火四地奔向长乔店子村。当时，小女孩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以及街坊四邻都在四处寻找小女孩。当他们看到邹阳川抱着小女孩走进村里，众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认真负责吃苦耐劳的守山人邹阳川，不仅受到全村人的夸赞，而且经常得到村党支部的表扬。每年年底，在全体村民大会上，党支部书记都会亲手把“优秀守山人”奖状发到邹阳川手中。守山人邹阳川这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却一辈子守着大山，守着集体的利益，守着乡邻的安稳。